

IV. 29 輔中

答客芻言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

Nº 120

答客芻言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

Nº 120

1500 7-35

RR. DD. Val. Garnier, S. J. (倪懷綸, 1825-1898).

Matth. Chen, S. J. (沈容齋, 1838-1913).

RESPONSIONES VARIÆ
AD HOSPITES

EDITIO 4^a.



上海
主教
惠
重
准

一千九百三十五年

土山灣印書館第四版排印

答客芻言序

古人有云，聞道發端於始疑。噫哉斯言！蓋人必疑而問，問而明，明而後擇善以行，無偏廢，無躐等也。特是生今之世，爲今之人，萬事皆知疑而問而明而行，獨于天地之主宰，正教之由來，禍福之機緣，疑矣而問者實鮮，問矣而明者尤鮮，明矣而行者更鮮，亦足異矣。夫人生兩大間，仰觀俯察，誰不知冥冥中，必有靈明主宰，默運其權衡。當今教士之轍遍天下，教會之名播寰區，詎不聞吾中國有天主教者，傳自漢唐，來自



西土以昭事天地之主爲先務，以修己淑人，改過從善爲要端，以積德立功，力圖身後之報爲歸宿。卽不能周知其原委，亦早已懸擬于寸衷；所謂疑是也；疑固不可不問也。無如富貴熱中之子，利祿縈懷，以天主教爲迂拘而不暇問；矜才負氣之儔，墨守陳編，以天主教爲非吾族類而不屑問；耦耕負耒之夫，或僻處鄉隅，終身與在教諸人，無一面緣，而無自問；有是三者，而問者其誰？間有人焉，半語片言，訛及教旨，然其先存一鄙夷不屑之心，盛氣相凌，雖告之而難期體會，又安

望其能明，所謂問而不明者是也。

又有人焉，平日披閱教中書籍，恆與教士相晉接，目染耳濡，知之倍稔。旣而恍然曰：天地之有主，必也；天主之教，真也。于是殷殷有奉教意，心口相應，固知其非虛僞也。久之，而室人先交謫焉，友朋復譏毀焉，宗族里黨之間，且禁遏而嚴叱焉，至是而此心餒矣；餒則幾希之善，一罅之明，遂汨沒焉而不復形。所謂明而不行者是也。

愚于天主正教，早探其源流，深求其義蘊；苟獨善爲懷，而不

作登高之呼，則于昭事之誠有虧，亦于胞與懷之負疚。爰將倪大司牧所著問答新編一書，易以俚言，俾不暇問，不屑問，與無自問者，易于信手披閱，稍知正教之綱領。至其能明與否，與明而能行與否，則人之事也，主之力也，非我責也。

光緒七年辛巳仲春雲間沈容齋識

答客芻言目錄

序 壹

十五日

洋人到中國來的緣故	一
爲何來傳教	二
何必要西洋人來嘮叨	四
天主的証據	五
天主和天與太極的分別	七
萬物的由來	九

十六日

人魂不滅	一一
天堂地獄	一三
正心要緊	一五
選擇教會	一六
天主怎肯做下賤的人	一七
耶穌爲天主的証據	一八

答客芻言 目錄

耶穌的史畧	一九
中國古時的異人與耶穌	二四
耶穌的奇能神權	二五

十七日

耶穌的結局	二七
耶穌死後	三二
耶穌死法不當	三三
耶穌復活	三四

十八日

耶穌立教	三六
十字架	三七
聖水	三八
魔鬼與孤魂	三八
敬耶穌的教	三九
教規與王法	三九

答客芻言……目錄

陸

教士心跡……………	四〇	終傳……………	六一
男女有別……………	四二	誦經磕頭……………	六一
十九日……………		偏護教民……………	六二
不近人情的禮制……………	四四	教士與僧道……………	六三
敬祖宗……………	四六	教士的錢……………	六五
天主至公至義……………	五〇	收養嬰孩……………	六六
二十日 無事在第五二張……………		買人入教……………	六七
二十一日……………		教士不婚……………	六七
妻妾……………	五二	今不如昔的教士……………	六九
入教的人物……………	五三	奉教之益……………	六九
罪人……………	五四	進教之法……………	七一
婚配……………	五六		
守貞……………	五七		
教士……………	五八		
彌撒……………	五九		
告解……………	六〇		

答客芻言

庚辰年正月間，有個上海人，姓梅，名叫嶺生，到南陽府去找個朋友。正月十五日，在鴻雪軒裡閒玩，偶然遇著個本處人，姓林，名小巖。兩人通名道姓後，林小巖道：耳聞上海是萬國通商的大碼頭，洋人駐筭在那裡的最多，蓋造着洋樓石屋，十分高大，最是華麗；這樣看來，那些洋人們，竟想久住在中國，不想回去了；不知他們到中國來幹些什麼事？爲什麼緣故？莫非有甚歹意麼？梅嶺生道：依鄙見看來，洋人到中國來的，分有三等：一等是遊歷的，不過到中國外口內地去遊山玩景，問俗採風，廣廣自己的見識，大概是大家子弟，或者是博學名儒；這樣的，百無一二。二等是行商的，有時來，有時去，也有久駐上海，數年一回的，專心

致志，和本國人交易買賣，指望發椿大財，回去做個財主，享福一世；這樣的最多。一等是傳教的，專務修德行善，勸人認識天主，雖然洲山海島，也不辭跋涉辛苦，前去傳教；這樣的叫做教士。

林先生道：教士是那一國人？對道：不拘那一國都有，只是法國人，比他國的多些。林先生道：請問嶺翁與教士可相識麼？對道：小弟祖傳奉天主教，就是開蒙讀書，也在教堂公塾中，所以與教士日逐周旋，最爲相得；至於他教中的教士，弟就不得而知了。林先生道：天主教的事，正弟所願聞的。敝地也有天主教人，不過路途遙遠，不便會面，無從討教。今遇先生，真是萬幸，而且先生素奉天主教，可想所知必確，弟願聞其詳。嶺翁幸勿吝教。梅先生道：弟素性好似一口鐘，一叩就響的，現在既承下問，敢不盡情奉告。林先生道：洋人到中國遊歷，或者行商，到也近情。

若說離鄉背井，路遠迢迢，不怕洋面的風波，不顧自身的艱險，專爲遠來傳教，這確令人不解了。梅先生道：教士如此行爲，並非無故，只因他們所求的利祿，不在眼前，實在身後，現在願將自己所信奉的，公諸天下，專望天下一道同風，全信天主；而且教士所爲，比商人爲更要：因爲商人所爲，只是以有易無，通兩國的財源，助民人的日用，利只在一身，是一時之利；若教士傳揚正教，引人反本歸原，信奉天主，利在身後，是永久之利。林先生勃然不悅道：說那裡話來，吾中國聖聖賢賢，世世相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教，自古及今，萬世信奉；他的道理，精微奧妙，包括無窮，凡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沒有一端不備；此教之外，別的都是旁門左道，不知還有什麼正教，可以奉行呢？梅先生道：巖翁言之差矣。要知道大無窮，有推不盡的奧妙，所以古時神農

拜悉諸爲師，黃帝拜大撓爲師，堯拜子州爲師，舜拜許由爲師，文王拜呂尙爲師，孔子拜萇宏爲師，是自古帝王，偏曉得道妙無窮，肯自己屈節去討教；吾們後起的人，到敢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外，別無義理可求了麼？況秦始皇將書焚燬之後，就剩些斷簡殘編，未經火燬的，也不免東零西落，闕而不全，卽或三代以前，果然至理詳明全備，但失傳至今，也未免難憑參考了。現在教士抱道遠來，將大公至正的教，傳揚中國，往往說人所未說，發人所未發，正好借來參考；何必拘泥己見，分什麼中外呢？

林先生聽說，默無一言，半晌方纔開言道：嶺翁自便罷，弟就此告辭了。梅先生雙手拉住道：這是爲何呢？且請少坐，再談談去。林先生道：吾中國聖賢書上所載的，都是仁義禮智，日用綱常的事，運用無窮；何必西

洋人遠來，嘮嘮叨叨，聒絮不休呢？梅先生道：那聖經賢傳所載的仁義禮智，日用綱常，固是好的。但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必要曉得個生從何來？死歸何處？纔算有頭有緒。所以依愚見看來，九九歸原，總以欽崇天地大主爲先，以修己安人，同享身後永福爲要。到底孔子罕言命，又說未知生，焉知死？又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知孔子於此數大端，也闕而不言。所以聖經賢傳，也未始無闕述的處所。若我們只是照書說法，一味稱仁講義，不去反本歸原，好似一班自稱道學先生，歡喜講道德，說仁義，偏不認自己生身父母，不是可笑麼？

林先生道：教士的道理，是怎樣講法？梅先生道：教士講的天地萬物，只有一個天主，無形無聲，卓然自立，不與萬物同一體，沒有生日，也沒有死日，常存不滅，公正無偏，無有不能，無有不知，全善無缺；這就是吾教

所敬的天主。林先生道：雖說如此，但究竟天主有無，有何証據？答道：天地萬物的有一個主宰，証據極多，現在只揀兩三個最顯明的，講給先生聽聽。第一，凡天下的人，不論遐邇文蠻，不必互相勸導，不須學習考問，出之本性，自然而能的事，叫做良能；從這良能來的，都是至性至情，不得有差的。但看天下的人，一遭了猝然大難，雖然不識真主，都曉得仰天哀號望救，如同兒子望慈父一般；一作了虧心大惡，雖然無人知覺，都覺得清夜驚心，如同罪犯見君王一樣。從此看來，天下萬民本來稟性，明明各藏著一個主宰在心，一到良心發現的時候，自然起敬起畏了。第二，天下萬物，不能自己生養，先要有個生養他的，然後有生。譬如子孫是祖父生的，樓台是工匠造的，草木受雨露的滋潤，方纔生長；鳥獸得胎卵的孕育，然後受生；天下萬物，都是如此，終沒有聽說是自

生自有的。況天地的大，四海的廣，晝有太陽的光照，夜有星辰的明亮，倘沒有生造天地的主宰，怎能這樣光輝遍地，燦爛一天呢？且春夏秋冬，四時不亂，卵生胎生，孳生各別，可知天地萬物，必有至尊大主，暗中掌管；不然，怎能這樣分門別戶，井井有條呢？第三，六經上主宰的話，說得十分明白透徹，如同中庸上說，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孔子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詩經上說，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尚書上說，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禮記哀公問說，事天如事親，如此說來，天地的有主宰，古人早已說明，不消吾們辯駁了。

林先生道：依嶺翁講來，貴教所敬的天主，就是吾們讀書人所敬的天了。梅先生道：要看這個天字，怎樣講法；若說這天，就是蒼蒼之天，就大差了；因為吾們日日仰目所見的穹窿形天，是個塊然不覺的東西，不

能爲天地的主宰，世人也不能敬拜他；若說這天是無聲無臭，無形無色的天，他能主宰萬物，原來與吾教所稱的天主，意義相同。但吾教怕人指鹿爲馬，所以不單稱天，而雙稱天主。林先生道：如此說來，貴教的天主，就是吾們讀書人所講的太極了。梅先生道：不是的。目下讀書人所稱的太極，竟稱太極爲造化的始初，物類的從生。但孔子繫易說，易有太極，是說造化之初，先有一個至大至極的元質，叫做太極，並未曾說太極就是造物的天主。倘太極就是造物的天主，古時郊社之禮，爲怎的不祭祀太極？偏去祭祀上帝？孔子刪詩書，定禮樂，爲怎的不說太極的尊貴？太極的工用，偏只說天和上帝兩件呢？那太極的話兒，只在繫辭上提起一句。總而言之，後來的讀書人，不明白六經的真旨，將天地大主，抹煞不論，不過借易有太極一句話，要發揮他們理氣兩字。林

先生道：依尊論，理氣一說，也不是的了。梅先生道：是的，因為理和氣，都是無靈的東西，怎能做至奇極妙造化的工夫呢？即說陰陽二氣的動靜，能變化生物，請問那一個使他動？那一個使他變？若說他自能動，自能變，不靠他物為變動，這樣說來，就無靈的物，可能自為變動了。請問舟車等類，能不推自動，欲停自止，不須人力推他使行，挽他使住麼？理氣兩件，既係無靈的，自然也不能化生萬物了。

林先生道：按貴教道理，天地萬物，從那裡來的呢？梅先生道：按天主親自傳授的道理說，天地萬物都是天主所造的。天主造了天地，又造一男一女，配為夫婦，就是萬民的始祖。當時天主命始祖在世立功，然後升天享福；無奈始祖犯命，得罪天主，就絕了升天的路，所以後世子孫，也不得升天；幸虧天主預先許下降生，救贖人類。世人依著天主降生

救贖的功勞，真心悔改，在世時虔誠奉事天主，不敬菩薩老君，及一切亡故的人，當作真主，就死後仍舊可以升天；否則，必下地獄。林先生道：日已偏西了，和嶺翁長談終日，好似片刻，可惜道路相逢，不能久留，請明日再談罷。梅先生領諾。林先生道：明日屈駕顧我，敝友嚴子平十分好道，想必有意識荆，明日當邀來同領大教，望先生早臨。梅先生道：既蒙雅愛，敢不從命。兩人就長揖而別。

十六日午前，林先生差人到梅先生寓所請道：敝主人候駕多時了，請先生速往。梅先生就換了冠帶，隨了來人，出門而去。一路轉灣抹角，迤邐前行，還沒有到門首，遠遠望見林先生，早在門前等候。到了堦簷，兩人相揖，就主人前導，客人後隨，步入後堂，少坐獻茶，閒談好一歇，再引入廳旁書齋內，先有嚴子平獨坐齋中。林先生指道：這位就是敝友嚴

子平先生。梅先生聞言，就趨前深深一揖。嚴先生還揖，遜坐畢。

林先生開言道：嚴子翁也是此地庠生員，聞先生辱臨寒舍，敘談教事，所以特來請教。梅先生道：幸蒙不棄，抱愧至極。若論天主教事，粗知一二，倘二公屑採芻蕘，弟情願罄囊一倒。林先生道：昨日飽領教言之後，清夜思量，覺得天地的大，萬物的衆，果然不能無主。世人既然身受主宰厚恩，自然該當飲水思源，盡心奉事。至於身後的事，都是渺渺茫茫，確難憑信。況天堂地獄的說，又是佛家的唾餘，吾們讀書人所不屑論的。梅先生道：小翁以爲人魂將來要消散的呢？還是不消散的？林先生道：儒者的道理，人死四十九日，魂就散。弟自幼讀書，手不停披，口不停誦，所知不過如此。不知此外，嶺翁還有什麼別解？梅先生道：依吾教的道理，人死之後，人身消散，人魂是不散的。小翁若不嫌嘮叨，再有幾

個証據說來瀆聽。大凡人情最歡喜的，是留有美譽；最不歡喜的，是存得惡名。所以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假使人身入土之後，人魂也卽消散，就後人的謗毀和後人的稱揚，都與我無相干涉；爲怎的人人要去求個美名呢？這是人魂不滅的第一個証據。吾中國人死之後，自古以來，立有祭祀，陳設綵緞衣裳，供獻時鮮食物，宛如敬亡者在生一般。比如父母的魂，一死就消滅了，更有誰個聽你的悲哭？誰個知你的孝心？這是人魂不滅的第二個証據。天下的人，個個貪生怕死；這是天主賦性如此，不能勉強的。但人人貪生，人人不能常生；人人怕死，人人不免一死。天主既然不在今世滿人願，適人性，必是在後世滿其願，適其性；不然，不但世人稟性枉然，且見得天主賦人此性，到刻待了人，此是斷斷不通之理。這是人魂不滅的第三個証據。善有福報，惡有禍

報，這是萬古不易的定論。吾看今世的人，多有行善反遭禍的，作惡反享福的；且世上有多少忠臣義士，及一切隱逸高人，往往全節致命，盡忠喪身，獨修避世的。倘此身一死，魂也就消，就行善是徒然勞苦，到不如作惡的好了。吾怕此論一興，不但善人灰心行善，將來要舉世若狂，人人爭先作惡去了。到如今世風雖壞，還不敢如此放肆作惡，還去小心行善。可知一死之後，善和惡不就一筆鈎消的，另有永久的賞罰哩！這是人魂不滅的第四個証據了。

死後既然有永久的賞罰，就天堂地獄的道理，也就不講自明了。至於先生所言天堂地獄的說，是佛家的唾餘，所以不屑談論，恐怕還沒有分別得吾教所講的天堂地獄哩。林先生道：貴教所講的天堂地獄，又是怎樣的？梅先生道：佛教的天堂，仍舊有色界欲界，終究離不得情欲。

兩字。且享福有盡，仍要降凡。如此說來，雖然一時享福，終究不是長久之計。這樣的福，不但不足貴重，且多加一重失福之憂，將來既得患失，可不苦哩。若吾教所說天堂的福，有內裡外面兩等：內裡的，是明見天主本性無窮的美好；如胎生瞎子，忽然開眼，明見天地間的奇奇妙妙。外面的，是本身光輝無比，勝過太陽百倍；一切堅硬的東西，自能透達，不能阻止；而且內外的萬福萬榮，全全備備；一日享福，享到永遠，終不能失落。這不是與佛家所講的天堂，大有分別麼？佛氏所講的地獄，不過是刀山劍樹，捐頂磨踵的苦刑。豈知靈魂是無形的體，不能凌遲肢解，肉身復活後來，也再不能損壞；佛家所說的刀山劍樹，怎能用得？吾教所講地獄的痛苦，也有內裡外面兩等：內裡的，是永遠失却無窮的天主，如同嬰孩喪失慈母；外面的是烈火焚燒，萬苦齊備，一落這個地

獄，永遠不能再出。這不是與佛家所講的地獄，又大有分別了麼？兩人說到此處，家人出來請用飯。林先生立起身來道：「粗茶淡飯，本不敢將來待貴客，但時已上午，只好簡慢些，就請先生便飯，充充饑罷。」梅先生再三辭謝，不肯領情。無奈林嚴二位殷勤相勸，強拉入席。席間又談及天主教事。嚴先生道：「人生世上最要緊的，是各人正各人的心；心正了，那裡去不是福？心一不正，那裡去不是禍？何必講什麼天堂地獄來羈縻人心呢？」梅先生道：「子翁所言，初聽了到像有理，細想想，就不以爲然了。何以呢？因爲正心原是要緊，但只講正心，不去敬奉真主，不守真主的規誡，是人生天地間，徒然真個靈性，不曉得報本歸原，好似爲人子的，只講正心，偏不孝敬生身父母；爲人臣的，也只講正心，不肯忠君愛國，請問這樣叫做正心，使得使不得？」

嚴先生道：天地的主，原來該當恭敬；到底恭敬，也不必拘煞在一教之中。梅先生道：家有家法，國有國法，教也有教法。不守家法，不是好子弟；不能得家產，不守國法，不是好百姓；不免受刑罰，不守教法，不算恭敬。天主的人，不能升天堂，免地獄；因為天主教，不是別的，就是天主的律道理，教世上人人信奉；若人曉得了，偏不去進天主的教，或者進了教，不守教中規矩，就是違犯天主的嚴命；雖然日日夜夜，燒香禮拜，怎能得天主的歡心？不得天主的歡心，怎能望得天主的賞，免天主的罰呢？嚴先生道：嶺翁所言，也是理性；但那裡曉得天主教，真是天主親立的教？梅先生道：天主教是耶穌所立，耶穌是天主降生，所以天主教，真實實是天主親立的教。

嚴先生道：天主至尊無對，怎肯從天下降，和凡人做同類呢？梅先生道：

天主降生的奧妙，一言難盡；別的且慢講，現在先設個譬喻與子翁聽。譬如世界上有個總皇，還未大婚，要選個國后，不去揀名門大族的千金，偏娶那布裙荆釵的貧女。若論至尊天子，結親下賤人家，與自己身分，真正大不相宜；然而若不如此，怎見得皇帝的殊恩特典，寵幸平人呢？如今天主至尊無比，本不宜有人類的肉軀，但因天主萬分愛慕世人，所以甘心降生，救贖人類；不然，何以見得天主仁慈無限，破格寵愛世人呢？嚴先生道：嶺翁適纔所說的譬喻，也甚近理；但天主一朝降生爲人，就不得爲天主；是天主到不歡喜做造物至尊主宰，反情願做下賤的人了，吾恐世間無此情理。梅先生道：不是這樣講的。天主的降生，不是如同皇帝的出禁宮，官府的出衙署，室女的出閨閣，學生的出學堂；不過將凡人的體，結合天主的位，到底兩兩各別，不相紊亂。所以既

然爲人，仍舊爲主，並不改變他天主的本性本體。

嚴先生道：依吾看來，耶穌只好稱爲西方大聖，終不能尊稱爲天主。梅先生道：耶穌的爲天主，証據極多，這裡不便一一指出，只將最顯豁的略提幾句。天主沒有降生前，幾千百年，西方各國都知道，真天主將要降生，補人罪過；所以當時的人民，都盼望天主的降生，如同大旱天的農夫，盼望天上興雲作雨。如達國，是當時一個文墨之邦，國內已有一等蚤知聖人，預先傳說天主降生的家鄉生日，他生時的靈奇，和他臨終的事蹟，逐一記載。耶穌誕生後來，他一生的事蹟，和古史所載，一一相符，毫釐不差；可知耶穌真是天主，必無疑矣。因爲未來的事，除非天主不能先知；虛妄之說，又非天主所能捏造。林先生道：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先生可能保得如達國史，真真字字鐵鑄，筆筆銅澆的麼？梅先生

道：論事不可偏執一見，要看那史書是何等的。如達國史，西方各國都認爲信史。自古以來，代代有博學名儒，終身參考如達國的史冊，終尋不著個什麼破綻。可知這部史鑑，所載天主降生事實，件件確鑿，並非是後人舞文弄墨，彰明較著了。譬方吾中國，有經史各等書籍，世世傳誦，奉爲至寶。一日有個西洋人，不遠數萬里航海東來，向先生說，六經子史等書，都是狂言虛語，不足憑信；先生可聽信麼？恐怕不免有一番大大的爭執了。

林先生道：天生異人，生時必顯個異象；敢問耶穌生時，可有什麼靈異？梅先生道：耶穌生前，天主先遣一位天神下降，朝見童身女瑪利亞，報他不用人道，要生一子，取名耶穌。瑪利亞從此就懷孕；既滿九月之期，瑪利亞無災無害，安然生產耶穌。耶穌生在如達國白冷郡，適在中國

漢哀帝元壽二年。耶穌誕生後，就有一隊天神，從天下降，聚在空中奏樂。

天上顯一異星，隣國有三位小王，素通天文歷數的學。一日仰觀天象，見這異星，大爲駭異，就去查閱本國史籍，方知天主降生。這個異星，方纔出現，三王定要親去朝拜，就各自束裝，離京上路。豈知中途相遇，真是不約而同，一齊趲行趕路。到了如達京城，入城去求見國王，王問來由。三王照直訴說，因而驚動了國人，都信新主出世，江山將改，一時朝野驚疑，人心惶惑。國王馬上召集京中學士，同閱經史，查得新主誕生在如達白冷郡。國王隨即出來，與三王說知地頭方向，並道自己也要去瞻仰。三王辭謝出朝，一路兼程進發。一到了所指地頭，果見新生耶穌，三王一齊俯伏朝拜，各將出本國土儀：黃金、乳香、抹藥、三禮，雙手奉

獻朝拜畢，從別路回去，不報知如達國王。因而國王更加疑懼，心中要謀害耶穌。無如不認識那個是耶穌，所以出令，命盡殺白冷嬰孩。自以爲耶穌必打在網裡。豈知早有天神從天而降，叮囑若瑟引耶穌瑪利亞星夜逃走，避居在厄日多國。

林先生道：以後耶穌就常往在厄日多，或者仍回本國呢？梅先生道：住居厄日多，只七年，後來仍回本國，家住納襍勒地方。在家二十三年，常常謙卑遜順，甘受窮苦，身操賤役。因爲看見世上的人，都是忙忙碌碌，爭名奪利，只顧一世的榮華富貴，所以親身立表，教人效法。

到三十歲上，耶穌方纔出來傳道，勸人親選門徒十二，日夜追隨，不離左右。耶穌隨時隨事，面命耳提，循循善誘，極盡父師之責。三年中，同門徒往來國中，遍處講道訓人。第一勸人認識真本真原，欽崇天主。第二

勸人改惡從善，克己苦身。第三勸人救貧濟困，行種種愛人善事。耶穌恐人甘心自暴自棄，無心向化，所以曾用天堂榮賞，勉人行善，用地獄苦刑，戒人作惡；再教人真福八端，祈求七式；又恐口說無憑，不足取信，所以到處廣顯奇能，大行異蹟；不用藥餌，醫好人病；初次會面，就揭人隱衷；不過一指，使風平浪靜；只出片言，令死人復活。

一日有相識人家新婚，也請耶穌喝喜酒。耶穌至期果去賀喜，主人邀耶穌一同入席。席間賓客滿座，你斟我酌，酒興方濃，但聽席上連呼添酒，可憐酒罈早已見底，急得沒擺佈處。耶穌命將六個大罈，滿盛清水；再命服役的人，往罈中取汲，灌在壺內，送至席上。不覺馨香撲鼻，上口溫醇，真佳釀也，滿座都稱好酒。

葛發翁城有一小王，因為世子患病危險，無藥可治，來求耶穌親去診

治。耶穌說爾子病已痊好，何須我去，你爲何不歸？小王聽說世子痊好，卽刻回去，果然眼見世子安然無恙。

一日耶穌同門徒等過海，到了中央，忽然刮起風來，不一時，但見銀浪翻空，雪波奔湧，坐船幾乎覆沒。眾人都驚的失色。耶穌命風浪停息。霎時間，海不揚波，平如鏡面。眾人將船駛到對岸，方纔停泊。

有一人患癱瘓的病，已經三十八年，上牀不起。耶穌眼見心憐，命病人自負被褥回家。病人應命起立，果然背了行李，步行回去。癱病立時就好。一日耶穌到葛發翁去，路上遇見一個癱子，滿身疥癬污穢，求耶穌救。耶穌親手撫摩，癱人頓時病好。

當時，民人見耶穌的奇跡，都傾心悅服，歡喜聽耶穌講論，終日跟隨，忘記飲食。耶穌憐念眾人飢餓，將出麴餅五個，鮮魚兩條，分給五千人。各

人飽餐一頓，還餘十二筐籃。又一次，將乾餅七個，小魚數條，飽饜四千人，餘剩七籃。

伯大尼亞有個人，名叫辣匝祿，亡故四日，已經入殮葬埋，親朋都來弔孝。辣匝祿的妹子痛哭哀號，十分淒慘。耶穌心中惻然，命發墓開箱，大聲呼喚辣匝祿出。辣匝祿應聲復活。又有一個寡婦，只有一個兒子，年幼早死。盛殮後，寡婦僱人擡柩出去埋葬，親隣陪送，自己隨後步行，哀哭不止。耶穌中途聞哭，大爲不忍，命死兒復活，同母回去，孝養終身。種種靈奇，不能盡述。倘耶穌非天主降生，怎能行這等神奇的事？

林先生道，據嶺翁所說，耶穌生平的事跡，果然驚天動地，不是泛常的。但吾中國古帝賢臣中，也不少這等異人。如同成湯致雨，姬旦反風，這兩椿事，都是有憑有據，記載在書籍上的。還有那佛老經書上所載的，

更加奇奇妙妙。這樣看來，適纔所說耶穌的事跡，就不足爲奇了。梅先生道：中國書籍，自從秦火一燒之後，大概都是七零八落，缺不完全的，或者是後來人穿鑿附會之說，所以要人取信，是最難的。但看四書中，中庸一書，後來人還疑是漢朝儒生假托的，其餘就可想而知了。譬方女媧能煉石補天，蚩尤能興迷天大霧，這兩件事，也上了史鑑的；到底問問天文家，天真能補麼？霧真能興麼？若說成湯致雨，姬旦反風，兩事不過是古聖人至誠所感，上動造物主的慈心，驟然賞賜時雨惠風，容或有之；不然，必是奇逢巧遇，事出偶然。後來人因爲代遠人遙，無從考問，就信以爲真。至於騰雲駕霧，白日飛升，一總神仙法術，出自僧道經卷的，都是憑空捏造，誑騙愚民的，究竟沒有人親知目覩。若論耶穌的靈跡，就大不相同了：因爲耶穌在生，那眼瞎的眼見，耳聾

的耳聞，足跛的行走，死去的還魂，種種靈奇，何止千百，當時都是眾目昭彰，上而公卿大夫，下而庶民百姓，沒有一個，不是共見共聞的；所以耶穌的靈蹟，比眾顯明的確，不是平常可比的。從耶穌傳教始初，到臨終日期，大約不過三年有零，遍處行奇事，隨時顯異能，當時通國人民，個個驚奇，人人向化；甚至國中的掌教，眼見百姓歸附耶穌，心中十分不樂，竟要將耶穌置於死地；可知耶穌的奇跡，傳行久遠，非他教可比的。倘使耶穌的靈跡，不是真實的，不過愚民相信，那明白人就要班駁了。耶穌的弟子記載著，耶穌的仇人也就要刪去了。如達國人稱贊耶穌，他國人必要毀謗他了。如今爲怎的，不論智愚賢否，眾口一詞的，都是嘖嘖稱贊？雖然耶穌的仇人譏誚毀謗，無所不至；至於耶穌所行的靈跡，他們終沒有一個說不是的。林先生道：如此說來，耶穌本不平常，

就稱他爲天主特遣的人，不是穀了麼？答道：不穀。耶穌在世時，他常說自己真是天主，而且說不信吾的言語，何勿看吾的行事？就是要將他所行的奇跡，證自己是真天主。若耶穌說謊騙人，僭稱天主，天主是至公至正的，罰惡最嚴，怎肯容他在世欺騙良民，不加他重罰呢？就是不罰，也豈肯賞他神權，許他廣顯奇能呢？況起死回生等事，非天主不能做。天主付耶穌神權，不阻擋他虛言惑衆，是天主在惑人了，豈有此理？然則耶穌的爲天主，千真萬確了。這樣你問吾答，連絡不絕的講論了終日。嚴先生道：弟等渴欲聞道，越聽越要聽，但恐先生過於勞神，不敢再問了，且請少歇。用茶。梅先生接茶飲畢，立起身來，對林嚴二位一揖道：弟今朝攪擾了，明日再會罷。林嚴二位還揖，送出大門之外。

十七日，早上，嚴子平差人投帖到梅嶺生寓所，邀請道：敝上特遣小人

請先生光顧，昨晚已經邀定林趙錢郭四位倍座，今朝午時備有小酌，稍申地主之情，望先生早臨，免得小人再來催請。梅先生道：吾和貴上，只是一面初交，雖然一見如故，怎好就擾郇廚？來人道：敝上千叮萬囑，定要請先生光臨，倘先生托故推辭，不去赴席，教小人回去，敝上前何辭以對梅先生？聽說，又躊躇了一回，方纔答應道：貴上既然如此厚情，諒來也不便辜負，只好從命罷了。就叫轎夫備轎，自己重整衣冠，乘坐而去。將進門，早見趙笏卿錢遜齋林小岩郭子原諸公，在堂等候，就出轎相揖告坐。稍敘寒暄之後，就問及各國通商事務。梅先生隨問隨答。說個多時，嚴子平來請入席。林先生道：嶺翁是千里遠客，當請上坐。眾人稱是。梅先生推辭不得，只好道：僭就坐。嚴子平道：前日飽領教言，十分佩服。所說耶穌，果然出類拔萃，是個非常的人。西國人如此敬禮他，

也是情理；但不知耶穌的結局，是怎樣的，梅先生道：耶穌甘心受苦，被釘而終。趙先生道：願聞其詳。對道：耶穌傳教勸人的時候，所行靈蹟最多，不計其數，所以一時鬨動，人心歸向耶穌，如同江潮的歸海，勢不能阻。國中掌教及官紳人等見了，十分妬忌，心中陡起不良，要想謀害耶穌性命。耶穌十二弟子中，有個名叫茹達斯的，素性貪財，耳聞掌教要得耶穌，就私往掌教處，密告道：給我銀錢三十，要得耶穌，就不難爲力了。掌教聞言大悅，卽時應允，就同茹達斯約時定日，發兵數百名，前去擒拿。耶穌甘心受死，不但不避，反去迎接。眾兵們都執了長鎗短棒，點了燈球火把，鼓噪前來。耶穌高聲問道：你們來尋那個？眾人答道：尋耶穌。耶穌道：吾就是。眾人聽了這句話，數百人都驚的倒臥在地，不能起立。這就是發顯耶穌被拿受死，都是自情自願，並非不得不然。不然要

處死這一班人，有何難事？只要口出片言，頃刻就此了帳。繼而耶穌再問道：你們究竟要尋那個？眾人對道：要尋耶穌。耶穌說：既要尋我，其餘放他們去。眾人方纔起立，一齊擁擠上前，動手拿耶穌。耶穌束手受縛。當時有個聖門高弟，名叫伯多祿的見了，心抱不平，就拔出自己佩劍，硬割一僕的耳朵。耶穌卽時阻住，不許動手，拾起割下的耳朵，配合原處，頓時凝結，完好如前。後來惡黨就將耶穌綁縛了，拿去送官。一路上百般輕慢。先送到掌教衙門中，那裡受惡眾打罵，有的吐污他聖面，有的矇蔽他雙目，有的剝去他衣服，種種凌辱，一言難盡。又送耶穌到總督比辣多衙門，誣告他另立教門，引誘百姓，同謀不軌。總督再三審問，耶穌不難三言兩語，辨明冤枉，因爲情願爲人受苦，竟默默無言。總督不能斷決，解送耶穌到黑落德王。王一見耶穌，十分歡喜，因爲耶穌所

行種種奇跡，久已耳聞，到底未嘗目覩。今日到來，料能親見了。豈知王屢次詢問，耶穌終不應一聲，所以王當耶穌是瘋癲之輩，仍舊發回總督衙門。總督明知耶穌無罪，不肯加刑。無如掌教等煽惑民心，硬要殺害耶穌。總督被逼不過，所以暫命衙役，將耶穌綁縛在石柱上，鞭責數千餘下，頓時皮破血流，筋骨外露。又用棘刺編一茨冠，箍在他的頭上，用力拷擊，因而棘刺深入骨肉。種種虐刑，令人聞之，不禁淚從心下。末後，命釘耶穌在十字架上。耶穌懸掛空中，血流如注，不久即終。此時是春分後望日午正，忽然太陽失光，天地昏黑，大地震動，山搖石裂，古墓自開，古人復活，堂中帳幔，從上至下，裂作兩分。當時的人見了這些異兆，個個驚駭道：「這個釘死的，真真是天主了！」就一齊跪倒在地，認罪求饒，傷心不止。

當時西國有個博學名士，名叫低尼削，他在日多國，仰目看見天象如此異變，就駭然道：「這樣變異，是何緣故？我想不是造物主受難，必是世界將窮盡了。」過了幾年，他聽人傳說耶穌受難釘死的事，恰好與自己所見相同，就深信耶穌是真天主，終身恭敬，成了個大聖人。以上所述的諸事，西洋地方，不論那一國，那一教，都深信不疑的。可見所述的事，真真實實，並非捏造。

趙先生道：耶穌既是天主，可以立召百萬天神降來，待他洗殺這班惡黨，怎的到不發一令，枉被他們釘殺了呢？梅先生道：這端道理，在我早已說明了，因為耶穌愛人至極，自己情願捨生致命，代人贖罪，並非不得已，橫被惡人釘死的。不然天主全能，妙用無窮，那數百人怎能制得住他呢？錢先生道：嶺翁所說果然是的，但以鄙見推想起來，天主是

造化的大原，幽明的真主，自然該當萬福全備，無苦可受了；何以到受盡人間虐苦，竟釘殺在十字架上呢？梅先生道：論天主本性是無形無像，無始無終，斷無受苦死亡的理；但天主降生爲人，兼有人性。他的行止坐臥，身衣口食，如同常人一樣，自然受傷過重，氣絕而終，也是不免的了。總而言之，人性可以死，天主性斷不可死的。所以不要因耶穌死，就認作天主性也死了。林先生道：雖然，天主是至尊無對的，如此死法，似乎不宜。梅先生道：若人犯法有罪，受國家重刑，原是羞辱之至。若本來無罪冤屈受刑，這不過是暫時蒙蔽。如同明鏡受灰塵的掩障，皎日被迷霧的遮攔，不過一時蒙混；若拂去了塵，撥散了霧，依舊晴明光潔，不減舊時面目。所以古時張儀人誣他偷了白璧，直不疑人誣他盜了黃金；到底古今人終沒有一個信以爲真的。況吾主耶穌愛人至極，看

自己生命輕如鴻毛，吾人當怎樣報謝耶穌？怎樣欽敬耶穌呢？

郭先生道：耶穌在生時所顯異能，果然烈烈轟轟，人人稱讚；一早死了，也只好如同平人一樣，一無所能了。梅先生道：不然。耶穌死後，有他的門生，安葬聖屍在石墓中；到第三日，忽然一聲响亮，如同雷震，墓上石板自開，耶穌從新再活，自己挺身而出，聖身射光閃耀，如同麗日，又有天神顯現，墓上守兵見了，嚇的魂不附體，都倒跪在地。耶穌的仇人，得了這個信息，就暗地送錢財，買囑守兵改口，傳說耶穌的屍身，夜間被他的徒弟們偷去了。豈知良心不喪，眾口難防。不久耶穌復活的事實，依舊傳出。耶穌復活之後，屢次現身，有時一二人共見，有時六七八人共見，有時十一人共見，有時五百人共見。如此現身，凡十二次，暫留世上，又是四十日，講論天主的道理。及聖教會的規模，比在生前，更加懇切。

詳明。到了第四十日，耶穌率領門下一百餘人，到阿里伐山上，當眾人前，聖身憑空騰升，羣天神都來迎接，眾聖人隨後附從。門人輩昂首定睛，出神的仰望，目光直送入雲端之內。忽然一片慶雲，托護耶穌脚下，就隔斷了眾人的眼目。雖然，羣弟子還在向空瞻望，舍不得離卻耶穌。耶穌打發二位天神下來，命他們歸去。眾人就遵命散去。這都是西國史鑑上記載明白的，毫無假借捏造的情弊。就耶穌是真天主，何容疑惑了。郭先生大歎道：這真是養性的學問，返本的工夫，一聞大教，頓覺心地坦然了。梅先生道：這就是造物主默照君心，從這一點恩光，用工做去，自然到得道岸的。談到此處，已經酒闌席散，夕陽偏西，暮霞晚照，各人也就相揖而散。

十八日一早，趙笏卿打發人去請梅嶺生午酌。嶺生就隨來人同往。及

到趙府前日錢郭嚴林四位已經先在那裡等候。席間嚴子平道：前日嶺翁高談雄辯，兄弟句句洗耳靜聽，覺得半生茅塞，一旦頓開，但不知耶穌立教，是怎樣規模法度。梅先生道：耶穌立教，教人謹守天主的誠命。天主誠命，約有十條。第一，命人單單要欽崇一個天主，其餘旁門左道，一切邪神，都該棄絕。第二，不准稱呼天主聖名，虛言妄語，發誓賭咒。第三，齋有齋期，經有經課，所以教人清心寡欲，并補償自己的過犯。與佛家的長齋吃素，戒殺放生，大有分別。第四，命人孝敬君親師長。第五，禁止殺人害人，吃雅片，喝醉酒，自害自殺等類。第六，禁止一切姦淫醜行，及看淫書淫戲，聽淫辭小說等事。第七，禁止偷盜索詐，及一切不義之財。第八，禁止毀謗妄證，壞人聲名。第九，不准正夫正婦之外，心裡貪戀人家妻女。第十，不准心裡不公不義，貪想人家財物，因為外面的行

事，都是從心所出，心裡先起了這個念頭，然後外面纔做出這個行事，所以欲斷絕外面行事，先要斷絕心裡念頭。耶穌沒有升天的前，預先選了一位聖徒，名叫伯多祿，做聖教的元首，使得道統神權，都歸他執掌；所以後世接他位的，就叫做教皇；傳到如今，已經有二百餘位了。因為教皇是不婚不娶的，所以教皇的位，不能傳子傳孫，只擇教中才德出等的，繼他的位。教皇之下，有主教教士，分行天下，管理教中事務；這就是吾教中的品秩。

林先生道：貴教敬十字架，是何緣故？梅先生道：十字架是耶穌受死的器具，救世贖罪的功德，都是這十字架上成功的，所以教中人都敬愛他。大凡天主堂頂上，立十字架；堂中祭台上，供十字架，墳墓上樹十字架；人身上佩十字架；西國大街官路上，建十字架；甚至國家爵賞功臣

的寶牌，也用十字架；這不過要使人觸目驚心，隨時隨事，到處感耶穌的恩；因為這十字架，真是耶穌救世贖世的一個大記號；所以人見了，就記起耶穌的恩愛，勃發感慕的心思；天主見了，就大動自己的慈心，容易加人恩寵，恕人罪過；魔鬼見了，常懷畏懼，不敢放肆，虐害世人。嚴先生道：貴教中所稱聖水，是什麼東西？有什麼用處？梅先生道：聖水本是平常家用的清水，不過教士預先按禮誦經祈祝，求天主加他神力，所以能個驅魔退鬼，療治邪病。從此可知天主的神能，遠遠超過魔鬼，不同他們並駕齊驅的。

嚴先生道：嶺翁適纔所說的魔鬼，莫非就是我們所稱無主孤魂麼？梅先生道：不是的。這魔鬼本是天神，因為天主造天地的先，造了無數天神，其中三分之一，背逆天主，不肯聽天主的命，所以天主罰他們下地。

獄，頓時變爲魔鬼，醜惡不堪。如今他們懷恨在心，所以常常來世，難爲天主所愛的人，千方百計誘人作惡，得罪天主，陷人也下地獄，暢快他們的恨心。

嚴先生道：久聞西洋各國，都敬耶穌，又分什麼耶穌教，希蠟教；這是什麼緣故？梅先生道：耶穌立教，用大聖人伯多祿做萬古不休的基子，立他爲首創的教皇，所以後世，凡有接他位的教皇的，纔是耶穌真教。當今的天主教便是。至於耶穌希蠟等教，雖然當初與吾教同一根源，到如今却改途易轍，自立門戶，久不歸宗了。好比那樹木的斷枝，禽鳥的折翼，不與那本體相連相接了。

嚴先生道：吾聞教士到中國，都是奉國君命來的，不知是真是假？梅先生道：教士來到中國傳教，都出自己的心願，并無一人相強。不過未來

的先心先奏明教皇；教皇准奏，方可施行。嚴先生道：所說的教皇，現今在何處？答道：常住羅馬。京都統理教中事務，及各國教士教民。凡事關係教中規矩的，都該當遵守教皇的令。嚴先生道：如此說來，在教的人，都是不守王法的了。梅先生道：豈有此理？我中朝澤及閭閻，恩遍萬姓，凡隸中國版圖的，都是食茅踐土的民，那個敢不守王法？所以事關國政的，教民與平民一般聽朝廷的命。若事關教中禮規，凡在教的人，都當聽教皇的命。這不但中國的教民如此，就是他國的教民，也都是如此。郭先生道：據俗人的議論，都說教士的存心，有難對人言的。梅先生道：這是爲何呢？郭先生道：教士在中國陽爲勸人爲善，其實要使人教的人，日多一日，積萬成千，後來一日西洋人要起事，他們就可以率教眾，從中取事。梅先生道：先生是個明理之人，爲何也信這般胡言亂語。

天主教的規誡，欽崇天主之外，第一敬重長上；敬長之中，先重忠君愛國。試看天主教傳流中國，已經有三百餘年了，其間歷盡艱難，受盡冤枉，無論教士教民，都有身拘牢獄，身受酷刑，甚而至於死在刑法的。如果心謀不軌，經此一激，自然羣起而攻之矣；豈肯低頭伏小，一味含忍過去呢？咸豐年間，賊匪造反，鬧了江南，亂了燕北，倘天主教果有異心，正可逞此機會，同搶江山了；爲怎的教士等，不但不助惡爲虐，反去招募信人，同心協力的防堵呢？當今之世，九流三教，教門極多；教門中的品行，也是各別。會聞某教起反，某教生變；若天主教終是白圭無玷，今古無分，豈至今日，到起反心麼？郭先生道：嶺翁說來，本極官面，但二十年前，天津大沽，法國人大隊而來，還說不是天主教造反麼？梅先生道：不是的。法國國家歷代奉教，所以歷代以來，盡心保護聖教。爲此之故，與

中國和約章程內，保護商人之外，另有保護聖教一款。倘他們保護的人，無緣無故受害，是違犯兩國和好的章程。法國人勢不能坐視，所以加兵的。而且不但法國是這樣，就是他國也是一樣。只看前年英國馬嘉利一樁事，不知費了多少周折，纔免搆兵結怨。豈馬嘉利也是天主教人麼？林先生道：近來民教不和的案件，多的層見疊出。倘教士們常住通商碼頭，不進內地，自然省卻許多事了。梅先生道：內地的人，不是天主所造的麼？既然也是天主所造的，怎能因地方偏僻，就不去勸導？郭先生道：進內地一說，也到罷了；但婦女們，斷不宜進教。吾們中國禮體，男女有別，豈可使他們同入教堂，男女素雜？梅先生道：陰陽敵體，禍福通同；男子當恭敬天主，女流也當恭敬天主。男子有靈魂，婦女也有靈魂，怎能因他們是女流弱輩，不收他們在聖教之中？況教堂中，男左

女右，分得很清，爲何瞎起嫌疑？

林先生聽畢，望著郭先生道：「長談已經一日了，吾們一同回去罷。」郭子原道是的，明日請梅先生辱臨寒舍，弟還要請教。梅先生辭謝，兩人出門坐轎回家。梅先生也向趙笏卿告擾回寓。郭子原到家，就備紅柬，差一小廝投柬到梅先生寓處。柬寫著「春正十九日，午刻小酌，候光等字。」梅嶺生接柬一看，心裡自忖道：「如此盛情厚意，料必難卻；況席間正可談論聖教道理，或者就是這一方開教之機，也未可定。」就向小廝道：「貴主人如此厚情，怎好相卻？」明日定當遵約，煩你先去代吾申謝。

十九日，午前十點鐘時分，郭子原又差人來邀。梅先生只帶一僕，步行而去。及至門首，見郭氏府第高峻，真是世家。登了堂，早見林先生同三四位讀書人在座，各各相揖遜坐。郭子原殷勤慰問道：「昨日長談勞倦，

了。貴體告安麼？梅先生道：辱承掛慮，賤軀安適如常。郭先生就指向列位客人道：今日諸公特來陪席，也可以同領梅先生大教了。梅嶺生連言不敢當。後來又談及上海租界上，電線氣燈等事。正在說話間，後廳已經設席等候。郭子原請客人入席，梅先生坐首位，林先生坐二位，其餘挨次而坐。

席間郭先生道：昨日領教多多，胸中頓覺一亮，但茅塞已久，不免一點靈光，從新再昧，心中又有些疑惑了，敢請嶺翁爲吾講解講解。兄弟曾聽人傳說，不拘何人，只要一入貴教，忽然大變，做事迂執，就不同常人一樣；如同冠婚喪祭等事，另有一種禮文，不但大違中國禮制，而且不近人情，這是爲何呢？梅先生道：吾教婚喪大事，與儒教本不相反，不過不肯隨從俗尚，信奉異端。因爲當今之世，大概人所崇奉的，是佛老城

墮土地等神道；但他們都生在天地之後，在生時衣食起居，和凡人沒有分別，可知他們不能做天地的主；既然不能做天地的主，如此崇奉他們，大非情理。天主教人所以不肯同人一樣，以誤傳誤，胡亂禮拜；這是第一不與人同之處。當今之世所習行的，是求籤算命燒楮燒香等事，這都是僧道的胡言，賺錢的奸計；若要追究起根源來，都是無憑無據，無益有害的事；這樣的風俗，中國通行；但吾教中人，也不肯隨風逐浪，瞎做胡爲；這是第二不與人同之處。除此之外，一樣謀生度日，同做中國子民，同受朝廷恩養，有什麼不近人情呢？況所有不同之處，同治元年三月初六日，已經皇上准總理衙門的奏請，凡祈神演戲賽會修廟等事，恩免在教人民攤派分文。至於別項差徭，如同完糧納稅，開河捐賑，一切地方公舉善事，教民如同平民一樣，不敢抗違。因爲按教中

規矩，守法奉公，是最要緊的。所以去年春裡，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等省主教，聚議教中事務，也曾勸諭教民，比眾守法奉公，萬勿依仗著天主教名，稍有抗逆的意思。可知吾教訓誨信人，至矣極矣。

趙先生道：佛老等神道，本來曉得是前代生人；求籤算命等說，真儒教人，也不甚相信。但貴教中不敬祖宗，是怎樣講法？梅先生道：並無此說。吾教中孝敬愛慕祖宗，比他教更切。因為他教以拜跪無靈的死屍，算恭敬；以祭祀不吃不喝的亡魂，算愛慕；以燒紙錢衣服，算孝道；豈知人死就爛，骨殖變灰，拜他不知不覺，祭他不飲不食。這樣的孝敬，祖先有何益處？況紙錢衣服等物件，沒有燒灰還可以使用；一經火燬，飛入空中，四散無存了。用這樣假戲誑騙祖宗，孝心孝行，兩樣都無。若吾教不是這樣。父母在生，加倍孝養。父母有病，就請醫生服藥調治。若醫生說

病症凶險，就差人去通知親戚朋友，或隣居同教中人，請他們前來陪病，不分晝夜，不論日期。少者數日，多者數十日，大家輪流陪伴，跪誦經文；且乘機提醒病人，勸他不要太煞，顧戀家人財產。因爲這些都是身外之物，不拘何人，遲早總有一日離開的。最要緊的，痛悔一生過失，情願忍受眼前病苦，以補前愆。或死或活，都聽造物大主的命。臨終不准親人近旁高聲啼哭，怕撓亂病人，徒然累他傷心；也不許掐他人中，揪他頭髮，大聲呼喚。因爲如此亂鬧，不但不能安慰病人，倒弄得他苦上加苦，死的不安。所以教中人送終，只是念經求主，善言撫慰。待他氣絕了，一面念終後經，料理後事，備辦棺槨衣衾，按各人的量力，從厚殯殮。一面差人通報教堂。堂中得信，頓時撞起鐘來，音節沉遲哀慘，使遠近一聞鐘聲，都爲亡者祈禱。當時也就寫起報喪單來，各處分發，無論是

親是友，一概通報。單上寫著某時某地，近亡某人，託眾教友祈求天主，賞他早早升天。到了次日，抬到堂中，請司鐸爲他作祭，轉求天主，赦他一生過失。眾教友雖然不是親戚故舊，也必同堂跪禱。禮畢，擡回家中入殮，親友送殯。至於穿孝做七等禮，和那儒教人大同小異。七內富貴之家，往往破費錢財，憐貧惜困，做種種好事。到了安葬日期，或請司鐸到家，或邀同教中人，合同諸親百眷，身上穿了白衣，手中執了蜂蠟白燭，一路齊聲朗誦經文，送至坟墓埋葬。後來年年歲歲，也做週年。除此之外，教中規矩，早早晚晚，爲亡者念經，每七日內，也有一日記念亡者，教友念經，司鐸行祭。每年在立冬前後，另立瞻禮日期，爲追念普天下亡過信人，叫做追思瞻禮。這一日，教堂中滿飾素彩，或白或黑；那張掛的楹聯匾額，也是白地黑字，或黑地白字；聯額上所寫字句，總包追念

亡人之意；司鐸所穿祭服，也是黑白兩色。教堂中間，高設素色彩臺，狀似坟墓，意思是叫人觸目驚心，只要張眼一看，各各記起自己親友和在教亡人，自然心慟淚流，懇懇切切的，爲他們祈求了。後來司鐸在眾人前，將這追遠的意思，著實講解一番，然後行祭，眾人也一同與祭。如此者一連數日，這幾日間，眾教友或在家請人念經，或請司鐸行祭。總而言之，每逢這瞻禮日期，大小信友，各人忙忙碌碌，爲亡者做諸般善事，祈求天主。從此看來，吾們教中人敬愛祖先，比教外人超出萬倍。你看那儒教人算最敬祖先的，到底他們逢時逢節，祭先作享，推而上之，遠不過五代罷；其餘疎遠異姓的人，都不在內。若吾們教中，就不是這樣；無論親疎遠近，東南西北，只要是同教中人，都時常念及他們。近來又新立一個修道善會，會中人都是棄俗離家，一生一世，修德行善，克

苦自己，專爲救拔亡人，將自己一生功德，盡行讓給去世之人。像我們這樣不忘本根，也算至矣極矣。無奈世上人，都是油嘴花舌，歡喜胡說，誣我們的父母死後，都像那些無主孤魂，無人去送錢送飯，也沒處去告懇，各處流蕩，餓的不知像什麼東西。這樣糊塗話兒，真真可笑不可信的。豈知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信以爲真，以致子女要進教，父母拉着不許，怕死後肚饑。一家人都要進教，終究不敢，怕亡故的祖先，沒人去祭，餓鬼要來作反。可憐若死了的人，也要吃要齋，也覺饑餓，也和人爭食，就不爲死的了。怎麼好好一個人，連死活兩個字，都分不出呢？錢先生道：若必要進教，然後升天堂，就從堯舜傳至如今，已有幾百世了；世世代代的聖聖賢賢，多的不計其數，都已下地獄了；吾恐這樣講究，存心不免太刻。梅先生道：天主至公至義，沒有一樣善不賞的，沒有

一樣惡不罰的。比方有一人，只曉得有一造物真原，小心謹慎，不敢失落他本性的元善，一生毫無過犯，思言行爲，件件循規蹈矩，依先聖人多瑪斯的議論，天主必然默啟他的心，使他真切愛慕天主，得升天堂。若是相反自己本性，放縱自己私慾，思言行爲，不合正理；不但不得升天，還要受罰。照依此說，前人的禍福升降，吾本不得而知。但知道天主是至公至義，人有下地獄的，多是自作自受，天主決不糊塗做事。

說到此處，家人進飯。用畢席散。錢先生道：舍間是山僻處所，山穀野蕨，本不敢欺敬高人；雖然，明日也要盡地主之情，敢請嶺翁與諸公屈駕敝廬，草酌三杯。林趙諸先生當面應允，只是梅先生大有難色，力辭道：歷日承諸君不棄，受惠實多矣；這次不敢再擾了。林先生道：這是敝處的風氣，無妨的，嶺翁不必太謙。隨卽訂約，各自散去。

二十日錢先生差人到梅先生寓處道：今日主人爲事見阻，不能踐約，特差小人先來知會請罪，改訂明日。梅先生覺得身子有些不快，正想差人去辭，適接此信，真真來得正好。

二十一日，梅先生纔起身，錢君的差人已到，持帖進來，請安道好後，就催發駕。梅先生答應了，就去預備動身。那時天氣很早，不過辰末巳初時分，就出門而去。及到錢家莊上，見莊前柳陰一帶，清溪繞宅，後面草屋數間，果然是寒士家風。及進了門，又見書室堂屋，光潔齊整，台桌几椅，式式完備，曉得也是小康之家。兩人敘談了片刻，林趙二公陪着孫少松一齊也到。趙先生道：日前叩問多端，雖經尊論再三辨白，但狐疑還沒有盡釋；今朝又要請問了。梅先生道：辱蒙尊問，自當盡其所知，和盤打出。趙先生道：聞貴教中不准娶妾，是真的麼？梅先生道是真的。趙

先生道：古時間，天子的后，立有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如此看來，房有偏正，自古如此。爲怎的貴教獨不准人娶妾呢？梅先生道：古時地廣人稀，人類未足，所以天主暫時寬容娶妾，意在廣傳人類，並非爲縱人淫慾起見。天主降生以後，就不准娶妾了。況且男女本是敵體，男既可以娶妾，爲怎的女反重孀居？所以一夫一婦，纔是倫理之常，多了就淫慾過度，不合倫理了。孫先生道：倘然王公大臣，要信從貴教，該當怎樣呢？梅先生道：此誠是天主所定，不可因富貴的人，權宜通變。所以西國在教的君王，算來不止一二；但一位君王，只娶一位國后；國王尚且如此，那做臣子的，不待說了。

趙先生道：中國當道中，也有在教的麼？對道有了的。明朝徐光啟相國，楊淇園京兆李之藻大宗伯，國朝許讚曾方伯等，都是吾教中人。但

初一十五拈香一節，所敬既然不是造物真主，在教的不能勉從俗尙。郭先生道：聞入教的人，都是傭工手藝，愚頑下賤的人，所以大家子弟往往一見這等的人，不屑入教。依吾看來，欲貴教廣傳，必得先要拒絕這輩下賤的人，然後自然風行天下了。梅先生道：朝廷設科取士，尙且不拒絕貧賤的人，而況天主愛人至極，豈肯分什麼尊卑高下？富貴是天主所賞賜的，貧賤也是天主命定的，豈可私心看輕貧賤的？一味看重富貴的，且人生世上，還有富貴貧賤的分別，後來一到天堂，萬福同享，就貴賤不分了。所以世界上，真富貴只在修德行立功勞，盼望得天堂真福，至於名利兩途，不過是身外之物，暫時之福，不必去矢心痴想，拚命鑽求。

林先生道：聞貴教中，極多游手好閒，不法之人。凡鄉中所不屑道的，教

士反隨他們在教堂中出入，敗壞貴教美名，這是爲何呢？梅先生道：在教堂中出入的人，不只一等。有的是欲進教未進教的，這等的人，若認得是無恥之徒，忙卽驅逐，豈肯准他進教。雖然，人人不免有過，若他肯改惡從善，仍准他入教。孟子說得好，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事上帝。有的素行不端，並沒有改遷，也准他入教的，是教士因爲見聞不廣，被人哄騙而來，不是教士歡喜收這等壞人，故意偏護。又有的久已在教，仍舊荒唐，不肯遵守教規，這是如同國家的頑民，人家的蕩子。此等之人，只得再三勸戒，望他悔過自新。總而言之，教的邪正，不可在一二人身上試驗，必要在大眾身上試驗，然後纔得分辨。怎能因一兩個教中人不法，就渾稱天主教是邪教呢？林先生道：聞貴教中也包容有罪的人，有這話麼？梅先生道：人非賢聖，那一個敢說沒有罪過的。倘有

過知改，天主尙且饒赦，吾教豈肯過意苛求。若有罪的人，是犯科犯法，懼罪在逃的大逆，吾教決不肯包容，窩藏在內，自害吾教清名。

林先生道：聞貴教中，實實有不上談場的事，所以不免吾們華人藉口。梅先生道：請問何事，怎不說明？林先生道：貴教中一男一女，將行婚配的禮，爲怎的新郎新婦，必要同到堂中去呢？梅先生道：夫婦是五倫的首，婚姻是終身的事，一旦成婚，終身不能更變，關係極大。所以天主定禮，男女在合卺的前，先當同到教堂，一同祝禱，再請教士作祭，求天主降福，務得他們夫倡婦隨，終身和睦。這都是衆目昭彰，官面堂皇的事，有什麼上不得談場呢？林先生道：在教堂中果然官面，但聞暗室之中，有說不出口的隱情，不知是真是假？對道：那個沒有妻女？那個沒有廉恥？那個肯將自己妻女，如此墻塌？如果真有這等非禮之行，那個肯進

吾教連那已進教的，不是都要出教了麼？況教士輩，守身立志，心跡真似冰清玉潔，他們平日克慾的工夫，也不是俗人易及的。無奈那些無恥之徒，必要如此亂嚼，不怕作喪良心，也只得由他去罷。但君等文人學士，豈可這般輕信？林先生道：我本不信，但外人既有這等閒言，不妨借來一問。

雖然，貴教中還有一端，極惹人議論的。教中女子，有多少錮養家中，守老不嫁的，是何緣故？梅先生道：男大宜婚，女大宜嫁，自古如此。但教中女子中，有一兩個不出字的，不過願立志守貞，在家容易清心寡慾，全心恭敬天主。因為天主降生爲人，不因人道，只揀一個童貞聖女，做生身之母。卽此一端，可見天主早已看重貞節了。況教中幼女，要有人教訓；奉教婦人，要有人引導；貧病的老嫗，要有人服事；教外的女流，要有

人勸化；這等要事，不是巾幗女子，不能當。因爲那出嫁的婦人們，雖然有此好心，無如哺養子女，掌管家事，忙忙碌碌，從早至晚，往往自顧不周，無閒兼顧他事；所以吾教中的貞女，不但爲守身修德，也是爲便教會中行種種善事。再者，貞節是國家所旌表，最看重的；爲怎的一稱吾教貞女，反加鄙薄呢？林先生道：貞節原該當旌表，但貴教的貞女，真真的如圭似璧，沒有玷染的麼？答道：自古及今，青苗總有稗草；普天之下，白璧不免斑玷；那閨門不謹的，誰保得全無？然而終不能因一人失足落水，就將橋梁當廢物，不去教人行走。至於局外人的譏誚議論，不痛也不癢，究竟不傷吾的實德，只好裝聾做啞，聽其自然而已。

林先生道：貴教中有本國人做教士的，其人品行何如？才學何如？答道：吾教不分遐邇文蠻，不別東西南北，只要有志的，都可以受傳教的職

位。所以中華教士，講道勸人，樣樣遵行教禮，如同西國教士一般。林先生道：本國教士當傳教職的，一年俸金，支取多少？梅先生道：天下是一家，四海是兄弟；吾們中華人，沒有恭敬天主的還多，要勸引這多人恭敬天主，須要人才。所以華人中，有志兼善天下的，待本國文學粗通了，就讀西書，修省十多年，然後授爲教士，以成他善與人同的初志。至於俸金多少，是行商坐賈，謀衣謀食的素心，君子謀道不謀食，所以不屑計較，也無此一說。

林先生道：貴教所稱彌撒，是什麼意義？答道：彌撒二字，是西音，翻譯出來，就是祭祀的意思。古時間，天主命殺犧牲，祭獻天主；天主降生後，命除去犧牲，只用彌撒的禮，祭獻天主，所以直至如今，吾教中恪守舊章，日日舉行彌撒祭禮。行祭的先食祭品，後來分頒在堂男婦老幼，這就

叫做領聖體。教外的人，不知就裡，往往視爲奇怪，捏造謠言，說這是迷昏藥；吃了，人就蠱惑，心就昏迷；豈知這不過是與祭分胙肉的意思。如同孔夫子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細考吾教的祭禮，果然大有分別；但論到意義，卻也有些相仿。俗語說的好，少見多怪；吾也不怪他們的議論紛紛了。

林先生道：有敝友某君，去年曾往上海去游玩，偶然進一教堂，看見貧富老幼數十人，分左右挨次跪著，輪次立起，到一小小杉木屏風前跪了，中間隔著簾子，與教士切切私語，不辯聲音；不知這是什麼意思？梅先生道：這就是吾教中所說的告解。因爲按教中規矩，凡人撫心自問，覺有違犯教誡的處所，宜一一密告教士；教士因天主所賦的權，赦他的大小罪過；并且委曲勸導，使他曉得趨善避惡。此人聽畢，就俯伏槌

胸，深深痛責，表他悔改的真誠。這樣的禮規，不必定是犯了大惡，然後去行；就是一念的妄思妄想，也不出告解的例。教士聽人告罪之後，一概丟開，萬不敢在人前背後，微露半點隱情；因爲一有洩漏，必遭天主的嚴罰。

林先生道：又見將死的人，擡到教堂中，教士身穿白衣，將油擦病人的耳目手足，這是爲何呢？答道：這就叫做終傳，也是天主所定，不過病重將危的，方可准行。其意是因爲人生在世，一生過惡，都從視聽言動，及五官的嗜好而來。所以人一到臨死時，教士替他誦經祝禱，擦油在耳目口鼻手足上，求天主赦他一生的過惡。然後可以盼望升天，不下地獄。

林先生道：貴教中早晚誦經，一跪半日，恐怕太煩了。梅先生道：臣子見

君王，先要幾番拜跪，然後敢長跪奏事。天主是天地的大主，萬物的真原，他的尊貴，萬倍於君王，人用拜跪之禮敬他，不是理所當然麼？怎說太煩？林先生道：誦經拜跪天主，到也罷了。然一進了貴教，就要在教士前叩頭，這卻太煞自辱了。梅先生道：西國的禮，免冠爲敬，所以西人見教士，原無叩頭的禮。吾中國叩頭爲敬長之禮，所以揖讓的禮，不過與同輩通行。若與長輩，就行不通了。吾輩既然在教，君親師之外，又有教士爲師長，因爲他舉行教禮，講解聖道，勸人行善，勉人修德，是有大益於身心性命的，所以吾教中人，用敬師長的禮敬他，也不算太過。況且這叩頭的禮，願就行；不願，就不行；從沒有勉強人的。萬勿因這樣小節，不肯進教。

林先生道：聞教士往往偏護教民，辦事不分曲直，只聽一面之辭，使地

方官，每辦民教交涉事件，十分棘手；這樣行爲，恐怕不是天主立教的本意。梅先生道：「這事不可信，到底也不是無因。」教士只願各處傳教勸人，在民間往來，相安無事。但若有不法之徒，借端生事，故意欺凌教內的人，教士不忍袖手旁觀，出來爲他伸冤理直，也在情理之內，就是諸公也必原諒的。至於狡猾教民，多有假公濟私，將無關民教的事，捏成謊詞，勉強插入教務之中，一味花言巧語，百般播弄；教士一時失察，被他瞞過實情，信以爲實；這樣的事，雖然也是不免，但究竟千中難遇一次。

孫先生道：「依吾看來，西國教士與吾中國僧人道士，不相上下。僧道雲遊天下，各處抄化，不過爲衣食之計；教士來遊中國，遍處遊行，也無非爲這張嘴耳。」梅先生道：「不是的。中國僧人道士，出身大半貧賤，或者早

失父母，無人撫養，所以托身寺宇；或者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沒處謀生，所以入廟披剃，只求溫飽而已。若教士不是這樣，其中常有富貴子弟，棄家修道的，可知他們遠來，不是爲衣食之計。況教士都是通文達理，念書識字的人，就在家鄉，也容易謀一個餬口之方，何必航海梯山，跋涉遠來，騙口飯吃？孫先生道：既然如此，爲怎的，也買田買地，蓋屋造房，廣置業產呢？對道：教士輩也有形骸肢體，無異他人，又要吃飯，又要穿衣，又有行李往來，尋常日用，并有義學嬰所，及藥局聖堂，以上諸款，非錢不行，所以也置些業產，不過爲充日用之需，並非爲貪求巨富。況這等業產，都是眾教士公同置辦，是爲公用的，不是爲充一人私囊的。孫先生道：聞西國也不少歹人，多有和貴教爲仇的，然則教士輩爲怎的不先在父母之邦，廣行教化，偏路遠迢迢的，先到中國來傳教？吾怕道：

在邇而求諸遠了。對道：西國另有別的教士，專管教訓的職，不必吾們局外的人，耽憂記掛。但是西國從教好善的，果然不少；那不守教規的，到也很多。這種歹人，既然辜負了天主的特恩，他們身後的罰，必然也不止加人一等的。

孫先生道：教士在中國傳教，數年之後，也如同商人們一般，銀子盈箱滿篋，捆載而歸的麼？答道：不然。教士來到中國，專爲勸人行善，不婚不娶，也不回家，終身淡泊度日，一世修省立功，不求眼前富貴，只望身後榮華。錢先生道：吾看傳教士，一年鋪費極多，那裡收得這些租金，穀他費用。梅先生道：這穀得什麼？一杯水，那裡息得一車火？所以年年得以遷就過去的，幸虧西國善士，絕甘分少，逐戶捐納，纔敷日用。錢先生道：聞西國家有公欸帑銀，分給教士，遠來傳教。梅先生道：並沒有公欸分

給教士。若論傳教銀錢，都出自兩個善會，一個叫做傳揚會，一個叫做嬰孩會。如同吾們中國有賑濟救生等局。西國天主教人，每日助錢一二文，每年共有四五百文；積少成多，湊作大數；就將這項銀兩，分給教士，到各國去傳教造堂，勸人認識真主；這就是傳揚會。四十年前，法國有某主教，聞東土有溺女之風，心中十分不忍，想設法拯救，所以勸國中童男童女，每年減省糖食瓜果錢，百二十文，交與管事的人，併成巨數，分寄各國，專爲養育貧病兩等的遺孩，撫養教訓，使他們長大成人；這就是嬰孩會。因爲這善會，西國通行，所以鳩項極大。錢先生道：現在教士在通商各埠頭，建造着育嬰堂，就是這項銀子麼？梅先生道：就是因爲這會是爲貧病嬰孩起見，此銀也不得任意使用。

孫先生道：傳說洋人收養嬰孩，無非要取他們的童心，挖他們的雙目，

調合西洋靈丹妙藥；這事弟本不很相信，但眾口一詞，曉曉不止，不免陡起疑心了，不知到底如何？梅先生笑道：先生怎懷疑到如此？教士既然捐銀來救嬰孩的生，怎反做這作喪良心的事，害死他們呢？人那個沒有父母？那個不是人子？倘教士果然有這等味良的事，眾人都要魚肉他們了，還肯讓他們顯然傳教，歷數百年，平安無事麼？

孫先生道：這事吾本不很相信，但聞入貴教的，每月給紋銀四兩，這事怕不盡虛了？答道：並無此事；入教與不入教，都出各人的心願，那有給人銀子，買人入教的理？況貧財入教的心已不正。吾教不取這等貪人。林先生道：教士不婚娶，是何緣故？梅先生道：教士一心修道，專志恭敬天主，最怕肉情之累，所以不婚不娶，容易清心寡慾，脫然無累。大凡婚娶的人，都受妻孥之累，謀衣謀食，忙的個不了，那有工夫去傳教？妻女

牽情，夢寐中尙且思想，怎舍得離鄉背井，終身在外，拋卻妻小在家，無依無靠？就是挈家帶眷，一同出國傳教，將來越國過都，穿州入府，一路上，不但舟車轎馬，費用浩繁，而且風霜雨雪，水陸津梁，時刻爲子女懾膽驚心，牽腸掛肚，那有心情去傳教？將來在外，也要養家餬口，所以受了薪水之外，不免又想添出些生路，竭力厚斂家資，爲日後子孫享用了。這卻是何榜樣？己不正，焉能正人？你看如此百般心事，坐臥不安，怎能傳教？所以教士終不婚娶。雖然不婚不娶，持身仍舊冰清玉潔，原來不是人力易能的事；但上托天主神能保護，自然也能守得清操的。所以教士必先要修道數年，平時懇求天主，幾經閱歷，看他謹謹小心，固然莊重老成，可以守得，然後准他矢志終身不娶。這樣大事，原來不是一朝一日之功。

趙先生道：明末時，教士始進中國，是南懷仁、利瑪竇等人，都是深通天文地理等學，才學超出尋常，所以當時的官宦都歡喜同他們來往。但現在的教士中，未聞有像他們二位的。梅先生道：這不是現今教士的學問，不及前人，不過現在教士專務傳道，不很留心西學，這叫做一身不能充二役；到底天主堂中，仍舊有天文台、博物院等，講究西學。況西學的益人少，正教的益人多。吾中國兵強國富，地廣人稠，物產的多，不下他洲人才的盛，無處沒有；可稱真真十全了。倘再能信奉真主，棄絕異端，從天子到小民百姓，同登天國，豈不是大快事麼？

林先生道：既然如此，怎不去請當道，都信天主？梅先生道：這怕不好，弟久有此心了。無如無門可入，空自渴想罷了。趙先生道：依閣下所言，貴教果然正大光明，最真最確，但不知進貴教有什麼益處？梅先生道：進

教大有益處，到底不是所說富貴功名的益處。因爲這等益處，都是身外的事，要得他卻是不易，失他到也不難；就是常享不失，也多不過百年，一朝氣斷，福祿全消，一些兒都帶不得去。奉教的真實益處，是認識天地真主，分明是善是惡。如同子女的敬愛父母，困苦饑寒，有所倚賴，如同百姓的服事君王，遭難遇害，有處控告。天主是萬民百姓的大君大父，吾們人敬事他，他必安慰我們，憐惜我們，扶助我們，提醒我們的。現在在世，守天主的誠命，多立功勞，不敢得罪天主，死後必得升天堂，享無窮真福。而且人爲萬物之靈，不可以沒有教，也不可以茫然信教；沒有教，就沒有禮；沒有禮，就如同禽獸一般了。茫然信教，就不免走差正路，到不得家了；一生白白勞苦，到底升不得天堂，真是可惜！真教必定有真主，信奉真主的，可稱爲真教。天主教之外，沒有別個真主的教；

就天主教之外，沒有別的真教可以信奉。吾願先生細心揀擇。切勿認差正路。

趙先生道：說的不差；但不知進教，該當怎樣進法？聽說進教極難。答道：進教不難，只要有求主守誠信道三件殼了。所說求主，就是祈求天主；因爲吾教中，早晚兩時，有定課當念；瞻禮主日，有定經當誦；初進教的，先要學習，然後早早夜夜，瞻禮日期，可以同堂公誦。所說守誠，就是守天主的十誡，聖教的四規。所說信道，就是全信聖教中各樣道理。吾教中有書名叫問答，包括教中一總要緊道理；文理粗淺，一看便明，不消思索。至於十誡四規等，雖然條目多端，總不出愛主愛人兩樣；曉得了這兩樣，又去認真身體力行，就是教中人了，何難之有？趙先生道：小弟謹當領命，從今以後，吾也要盡棄所學而從貴教了。

